



瑜伽師地論

菩薩地—攝抉擇分 四 下

普力金剛上師 講於 大乘講堂

一九八五、十二、八

弟子宏能 筆記整理

【前言】

問：『相』與『名』當言異？當言不異？

答：俱不可說。何以故？俱有過故。異有

何過？『名』應實有。不異有何過？若取

『相』時，應亦取『名』。

問：『相』與『分別』當言異？當言不

異？答：俱不可說。何以故？俱有過故。

異有何過？『分別』應非『相』為性。不

異有何過？離『分別』外，所有諸『相』

應以『分別』為性。

問：『相』與『真如』當言異？當言不

異？答：俱不可說。何以故？俱有過故。

異有何過？諸『相』之勝義，應非即『真如』。

【白話譯釋】

論文說：「問：『相』與『名』當言異？

當言不異？答：俱不可說。何以故？俱有

過故。異有何過？『名』應實有。不異有

何過？若取『相』時，應亦取『名』。」

論主再提問答：問相和名是一個東西

呢？還是不同的（兩個）東西呢？答：都不可

說。不能說它是一個東西，也不能說它是

兩個東西。昨天有一個弟子問我：「到底

我們的心是每一個人一個心？還是大家

合起來一個心呢？」我回答他：「如果是

大家合起來一個心的話，釋迦牟尼一個人

成佛了，大家都應該也成佛了！」

發行者：財團法人
普力宏文教基金會
顧問：劉發泉
策劃：張榮珠
編輯：張現能
校對：洪秀蜜
電話：(02)27524519
(02)27400877
傳真：(02)27117139
地址：台北市復興南路
1段127號8樓A座
劃撥：19619626
戶名：財團法人
普力宏文教基金會

普力宏文教簡訊目次 起始頁數

瑜伽師地論—菩薩地—

攝抉擇分 四 下 一

生活禪小品（力發老師蒐集整理）

靈活變通的智慧 十五

人生像登山 十六

三戰兩勝 十七

千里之堤，潰於蟻穴 十八

半稱心 十九

合眾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 十九

改過宜勇、遷善宜速 二〇

真心的奉獻 二一

康熙皇帝看病 二二



過去，阿難也有類似的想法：佛陀是我的哥哥，又是我的師父，如今他成佛了，成就無量三昧，可以自在受用，只要給我一個三昧就夠我受用了，我何必勤苦修行呢？因此，如果釋迦牟尼佛與我們是同一個心的話，既然釋迦牟尼解脫了，我們也應該同樣獲得解脫！既然釋迦牟尼成佛了，我們也應該同樣成佛！是不是這樣子呢？絕對不是這樣子！所以我們的心和釋迦牟尼的心不能夠說是「異」，也不能夠說是「一」！絕對不可說！論文也說『名』與『相』不可以說是「一」或「異」，是什麼理由呢？因為如果說『名』與『相』是「異」的話，有什麼過失呢？有！說名與相是「異」——兩種的話，名是名、相是相。舉例來說，如果桌子只是桌子的名、桌子只是桌子的相，那麼，桌子的名就不能夠代表桌子的相了。事實上，桌子的名可以代表桌子的相，這樣就不能夠說它們是兩種。因此，名與相不可以說是「異」；再請問，桌子的名與桌子的相是「一」，可不可以呢？桌子的名固然可以代表桌

子的相，如果說名與相是「一」的話，桌子的名就是桌子的相不可分，那就更不符合事實了！好比只要我開口說一聲桌子，這裡馬上就跑出一張桌子來，再開口說幾聲桌子，這裡馬上就跑出好幾張桌子來，有沒有這種情況呢？沒有啊！所以名與相不可以說是「一」，也不可以說是「異」！

論文又說：「問：『相』與『分別』當言異？當言不異？答：俱不可說。何以故？俱有過故。異有何過？『分別』應非『相』為性。不異有何過？離『分別』外，所有諸『相』應以『分別』為性。」

論主再提問答：「問：相和分別是一個東西呢？還是不同的（兩個）東西呢？」答：「都不可說！因為都有過失的緣故。如果能『分別』的心和『相』是兩種的話，有什麼過失呢？『分別』是「能想」的心，想什麼呢？想「所想」的『相』——桌子。我看到桌子，眼睛閉起來所想的也是桌子。如果它們是兩個的話，我閉上眼睛不看它的話，我永遠也想不到是桌子，所想的就不

是桌子了。今一看到桌子，就馬上想到它就是桌子，閉起眼睛也能想到桌子的相狀。可見它不是「異」；既然『相』和『分別』不是兩個，那麼，『相』和『分別』是「一」嗎？也不對！你心裡想的桌子，並不就是外面的那張桌子。所以，能想桌子的相，並不就是那張桌子。如果能想桌子的相和所想的桌子是「一」的話，那麼這張桌子就是你的相嗎？不是吧！如果是的話，我用棍子打桌子，你的相應該會痛。所以心想的桌子，並不就是外面的桌子，不能混淆。像這樣心和物不分，也是不對的。

論文又說：「問：『相』與『真如』當言異？當言不異？答：俱不可說。何以故？俱有過故。異有何過？諸『相』之勝義，應非即『真如』。」

論主再提問答：「問：相和真如是一個東西呢？還是不同的（兩個）東西呢？」答：「都不可說！是什麼理由都不可說呢？如果『真如』和『相』是兩個的話，就桌子來說，空性之體就不在桌子上，因為相是一個，

真如是一個，兩者各「異」，這樣空性之理體存在哪裡呢？這樣，空性的殊勝意義就沒有了。因為空性的殊勝意義就存在於桌子上面，所以不能夠說它們是兩個。那麼，說『真如』和『相』是一個，可以嗎？也不對！如果說『真如』和『相』是一個的話，『相』就是『真如』了。事實上，是『相』裡蘊涵有殊勝意義的『真如』，並不是『相』就是『真如』，也不是『真如』就是『相』。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是勝義，是用勝義來了解色法中有空性，空性能顯一切色法，並不是說『真如』就是桌子的『相』。如果桌子是真如的話，大家看到桌子就都獲得解脫了！問題是它不可能讓大家獲得解脫。真如只有正智才觀察得到。因此，『相』與『真如』不能說它是「一」，也不能說它是「異」。

真如的問題說好了，接下來就要說正智了。論文沒有說『正智』和『真如』是一個呢？還是兩個呢？但是我來說，『正智』和『真如』同樣不可以說它們是一個，

也不可以說它們是兩個。如果『正智』和『真如』是一個的話，那麼我們的智慧就是真如啦！我們一般說『真如』是「所觀」之境，而『正智』是「能觀」之心，那麼又何必再作慧觀才能夠證到真如？如果『正智』和『真如』是兩個的話，那麼我們的『正智』永遠沒有辦法證到『真如』理體，『真如』永遠不會被『正智』所觀察得到。因為它們是獨立的兩個，怎麼能夠相應？『正智』和『真如』能夠相應的話，可見它們不是兩個也不是一個，它們之間有關係，只是為了方便闡說，假立了兩個名相。

說到這裡為止，我們已經把比較抉擇說得差不多了，接下來的論述也是相似的說法。所以基於時間的考量，我只能綜合來提出報告，略去兩小段論文，我們再翻過一頁看論文：

【論文】

問：『相』與『正智』當言異？當言不異？答：『如』與『分別』俱不可說。

問：『名』與『分別』當言異？當言不

異？答：當言異。

問：『名』與『正智』當言異？當言不

異？答：當言異。

問：『分別』與『正智』當言異？當言

不異？答：當言異。

【白話譯釋】

這裡接著用相與正智是「一」或「異」的問題，來作抉擇。這樣，五法一一互作比較，五五有二十五種抉擇。

論文說：「問：『相』與『正智』當言異？當言不異？答：『如』與『分別』俱不可說。」

論主再提問答：問：正智和相是一個東西呢？還是不同的（兩個）東西呢？答：都不可說！為什麼都不可說呢？因為正智所對的是真如，又真如在哪裡呢？真如就在一切相上。相固然不是真如，但真如沒有離開相，所以，『正智』和『相』不是一個。如果『正智』和『相』是一個的話，怎麼可能呢？好比眼前的桌子，它會是我的智慧嗎？不會吧！如果是的話，桌子就是我的智慧，我的智慧就是桌子，那麼我

變成糊塗了，而桌子變得有智慧了。主觀的『正智』和客觀的『相』不分，這樣，不就變得混淆了嗎？如果正智和相是兩個的話，那也糟糕了！為什麼？正智是正智，相是相，是兩個不相干的東西，但正智悟的是真如之理，而真如之理就在一切相上，如果『正智』和『相』是兩個的話，『正智』永遠也沒有辦法觸證『相』上所蘊涵的真如。因為『相』上的真如是由『正智』去觀察而發現的，所以，『正智』和『相』也不能說是兩個（異）。

論文又說：「問：『名』與『分別』當言異？當言不異？答：當言異。」

論主再提問答：問名和分別是一個東西呢？還是不同的（兩個）東西呢？答應該說是兩個！為什麼呢？『分別』是主觀的心，『名』是客觀的名字。所以『名』和『分別』應該說是兩個，不能說是一個。如果說是一個的話，那麼在打妄想的世界裡，心就是名字、名字就是心！好比我們打妄想到杭州西湖去玩，但是我們並不是從杭州西湖的『名字』去玩，而是從『分

別』心中留存的影像中瀏覽過去經歷的景緻，並不是從『分別』之中的『名』去玩。所以，我們不能說『名』和『分別』心是一個。

論文又說：「問：『名』與『正智』當言異？當言不異？答：當言異。」

論主再提問答：問名和正智是一個東西呢？還是不同的（兩個）東西呢？答應該說是兩個！因為『名』是虛妄安立的，而『正智』是殊勝的智慧。『名』和『分別』有關係，但是『名』和『正智』來講的話，『正智』知道『名』是「遍計執性」的虛妄分別，所以『名』和『正智』是兩個（異）。

論文又說：「問：『分別』與『正智』當言異？當言不異？答：當言異。」

論主再提問答：問分別和正智是一個東西呢？還是不同的（兩個）東西呢？答應該說是兩個！因為『分別』是眾生有我執的分別心，而『正智』的妙觀察則沒有我執的染污。如果有了我執，所有的觀察都會錯誤，只有藉由沒有我執的觀察，才能在主觀的觀察上不戴有色眼鏡去作如實

地觀察。一旦在主觀的觀察上帶有情感的成分，觀察的結果就不能符合真理。比方我看目前的台灣很安定，經濟繁榮、各項建設也做得很好，至於報章偶而有黑社會殺人事件，那只是極少數的偶發事件而已！請問，全世界哪個國家沒有這種社會事件呢？都有！縱觀中華民國七十多年的歷史，目前可以說算是最好的狀態。我們可以大聲地說，中國從過去八百年以來（從元朝、明朝、清朝、民國初年以來），目前的政治是最好的；要想過得像目前台灣民主自由的政治環境，那是絕對沒有的！前幾年我去美國玩，看到台獨辦的報紙，都把台灣的政治寫得很恐怖，有信心危機、經濟危機：，好像台灣已經快沈淪下去了！他們有人問我的看法怎麼樣呢？我說台灣並沒有經濟危機，也沒有信心危機，至於認為台灣有信心危機、經濟危機的人都已經飛到美國來了。這些人天天在生活中充滿著種種危機，這些業因都跟著他們帶到美國來，將來在這邊還是會有相應的業報。因為他們每天都活在恐怖

的生活裡面，不管是《台灣公論報》，還是《國際日報》、《民報》……，這些台灣獨辦的報紙，天天都把台灣說得恐怖得不得了！讓生活在美國的華僑天天都擔心台灣會出事情。我跟他們說：「台灣安定得很，一點事也沒有！」他們說：「台灣有政治危機啊！將來共產黨可能打過來啊！」我說：「你們沒有研究歷史，你們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希特勒那麼厲害的軍隊，就沒有辦法渡過英吉利海峽，打到英倫三島去。為什麼？因為一個海峽就是天險，就是安全的保障。如果我們的政治不好的話，即使有天險也沒有用！如果政治是向上的，很有警覺性，很懂得為大家的生活謀福利，那麼這個政治是光明的，大家的心是安定的，哪來的許多危機呢？」他們覺得我的看法是我戴著有有色眼鏡，我也覺得他們的看法是戴著有有色眼鏡……。這個例子說明『正智』和『分別』是不一樣的；『正智』是在客觀上的觀察，事實是如此啊！但是『分別』卻是因人而異，好比那些有台灣思想的人，都

是從壞的地方來看待台灣，越看越壞！又好比我們看到一個不喜歡的人，這樣看也不喜歡他，那樣看也不喜歡他，連講話都討厭他的聲音，甚至難以和他四目相對。總而言之，他在我眼中簡直一無可取啊！反之，看到一個喜歡的人，怎麼看都喜歡，眼睛動一動也很可愛，甚至，他打人的樣子也很可愛……，這些都是情感的執著，這些都是『分別』心帶有我執的了別！所以『分別』和『正智』是不相同的。

【論文】

問：『相』有何相？答：『分別』（為）所行相。

問：『名』有何相？答：言說所依相。

問：『分別』有何相？答：『相』為所行相。

問：『真如』有何相？答：『正智』（為）所行相。

問：『正智』有何相？答：『真如』為所行相。

【白話譯釋】

論文說：「問：『相』有何相？答：『分別』（為）所行相。」

論主再提問答：問相有什麼相？答相有相的所行相！什麼是「所行相」？這個「行」是行為、行動、變異等意思，好比桌子本身有自己的個體，它的行相是由全新的桌子慢慢變異為舊的桌子，過程中有行、有動、有變等意思，它一天、一天逐漸變舊了。又好比我們人的所行相，由小孩子一天、一天逐漸長大，長大以後慢慢地變老，老了以後有一天會生病乃至死去……。這些就是相的所行相。

論文又說：「問：『名』有何相？答：言說所依相。」

論主再提問答：問名有什麼相？答名有名的所行相！名的所行相是什麼呢？

名是言說依所的行相，因為把許多名字合在一起，就形成彼此交流的語言、文字。

論文又說：「問：『分別』有何相？答：『相』為所行相。」

論主再提問答：問分別有什麼相？答分別有分別的所行相！『分別』的所行相

是什麼呢？外境的『相』是它的所行相。好比我們心裡想的種種是非、善惡，或是某人的相貌、某地的景緻……。那個傢伙是壞蛋，就產生了壞蛋的相貌；那人對我很好，就想起了好人的相貌。所以『分別心以『相』為所行相。』

論文又說：「問：『真如』有何相？答：『正智』（為）所行相。」

論主再提問答：「問：真如有什麼相？答：真如有真如的所行相！『真如』是無相的，有什麼所行相呢？有，『真如』的所行相是『正智』。誰才能體悟真如呢？只有『正智』，才能體悟『真如』。」

論文又說：「問：『正智』有何相？答：『真如』為所行相。」

論主再提問答：「問：正智有什麼相？答：正智有正智的所行相！『正智』的所行相是什麼呢？是『真如』。只有能體悟『真如』，才堪稱『正智』；如果不能體悟『真如』，哪有『正智』可言？」

以上這些，經過論主的問答，給我們一一加以思辯抉擇。我們接著往下看論

文：

【論文】

問：『相』有何行相？答：應知此相有種種行相、無量行相。...

【白話譯釋】

論主再提問答：「問：相有什麼行相？答：『相』和『所行相』有什麼不同呢？『相』是有關『相』的內容，『行相』則包括其中所有的關係，有無量無邊的行相。好比什麼是眼前這張桌子的行相呢？桌子的行相有很多，例如木板等材料的變化，就是桌子的行相。木板的變化就是樹木被鋸下來的變化，木板的變化也是將來被霉菌腐朽的變化，將來還歸於大地變成泥土，或被燒成灰的變化，將來還歸於大地變成泥土。這就是桌子的行相。」

【論文】

問：『分別』有何行相？答：由『相』、『名』勢力故，亦有種種無量行相。...

【白話譯釋】

論主再提問答：「問：分別有什麼行相呢？答：分別的行相也多得不得了，『分別』

的行相就是種種的『相』與『名』，它包括的內容太多了。我們的『分別』心會不停地想。『分別』的行相包括『相』與『名』，也包括了盡虛空遍法界、六道輪迴、主觀的身心、客觀的法界，通通都在它的範圍之中，都是『分別』的所行相。甚至我們要修習的三十七道品、七大—地水火風空見識、欲界諸天、四禪天、四空天、四禪八定都是心『分別』行相的範圍。

【論文】

如是等類餘無量相，復有六相：一有相相、二無相相、三狹小相、四廣大相、五無量相、六無所有相。

云何『有相相』？謂解了事、名分別所有相。

云何『無相相』？謂不解了事、名分別所有相。

云何『狹小相』？謂欲界事分別所有相。

云何『廣大相』？謂色界事分別所有相。

云何『無量相』？謂空、識無邊處無

色界事分別所有相。

云何『無所有相』？謂無所有處無色界事分別所有相。

【白話譯釋】

論文說：「如是等類餘無量相，復有六相：一有相相、二無相相、三狹小相、四廣大相、五無量相、六無所有相。」

剛才我們講「相」有無量相，相裡面還有『有相』中的相，有『無相』的相，有『狹小』的相，有『廣大』的相，有『無量』的相，有『無所有』的相。

論文又說：「云何『有相相』？謂解了事、名分別所有相。」

論主再提問答：問什麼是『有相』中的相呢？答了解種種的名、種種的事、種種的分別中所有的相。

論文又說：「云何『無相相』？謂不解了事、名分別所有相。」

論主再提問答：問什麼『無相』中的相呢？答是不了解所有的名、種種的事，那就相當於傻瓜，或得了知識封閉症，不去了解許多的名或相。這是根據不了解宇

宙萬有的理與事來說的。（不要把無相相誤為「實相無相」的「無相」。）

論文又說：「云何『狹小相』？謂欲界事分別所有相。」

論主再提問答：問什麼是『狹小相』呢？答是我們的所知限定在欲界裡面的事情。如果我們內心的欲望生起來的話，我們的心量就會越來越小。我們如果挑嘴，覺得這個好吃、嫌那個不好吃，這個心量就會越來越小。所以，古代的佛教叢林裡有個笑話：當家師看住持沒有什麼供養心，讓大家吃不好的菜；有兩個同參師父在對話，其中有一個說：「將來如果我當住持的話，一定讓大家好好吃冬菇麵。」有一天，說這話的人真的去另一寺廟當住持了。另一個同參好友就跑到他的道場去掛單，說大話的住持竟然還是請大家吃蕃薯稀飯。這個同參好友心有不甘，就跑去找住持理論：「以前你不是對我說：『將來如果我當住持的話，一定讓大家好好吃冬菇麵』嗎？」住持說：「沒錯啊！我今天吃的是冬菇麵啊！」所以，這內心的欲望

生起來的話，就有我執的成分在心裡，心量就變得越來越小了！這就是所謂的『狹小相』！欲界的心就是『狹小相』。

論文又說：「云何『廣大相』？謂色界事分別所有相。」

論主再提問答：問什麼是『廣大相』呢？答是色界心。色界心就是什麼事情都不是以自我為本位來考量，因此，如果什麼事情都是以自我為本位來考量的話，我們的心量就會越來越小；可見發小乘心是以前自我為本位，而發大乘心才是以眾生為本位來考量，這樣才是相當於色界心。如果是欲界心的話，心量的範圍只會越來越小，這點我們一定要有所警惕！佛法不是為我個人所有的，有些人對我說：「你何必那麼辛苦出來弘揚佛法呢？你現在已經有房子了，靠買賣股票賺錢就可以過活啦！」我對他們說：「人生只有幾十年，我死掉了豈不是要把佛法帶進棺材了嗎？佛法是人生的寶貝啊！我自己獲得很多的受用，組成和樂的佛化家庭。我希望大家的家庭也不錯，也都能夠獲得佛法

的智慧與利益，這不是很好嗎？這不僅是我的人生過得有意義、有價值，大家的人生也可以過得有意義、有價值。」色界的心量就是打破自我欲望的範圍，所以大乘法，就相當於色界心的『廣大相』。

論文又說：「云何『無量相』？謂空、識無邊處無色界事分別所有相。」

論主再提問答：問「什麼是『無量相』呢？」答是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等無色界事分別所有相。這個心量有再擴大，超過色界的心量。好比我們發大乘法、行菩薩道，要發起「虛空有盡、我願無窮」的廣大誓願，像這無色界心一樣，虛空有沒有窮盡呢？當然沒有窮盡。那麼我弘揚佛法、度化眾生的心願也一樣沒有窮盡！請問，這弘揚佛法、度化眾生的行願有沒有目的呢？沒有目的、無條件的、不求回報地做。這樣才叫作『無量相』，比『廣大相』還要超勝！是沒有邊際、永不停止地一直做。可是，人生只有幾十年有限的一期壽命，死掉了

怎麼辦？沒關係，還有來生，再繼續努力！民國初年，應慈老法師是華嚴宗的泰斗，他說：「我終生弘揚佛法，我將來死掉了，不去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馬上就在這個世界呱呱墮地，繼續做弘法利生的志業！」我們一批人到台灣來，他不願同行，留在大陸與廣大群眾共度法難。大陸淪陷後，他在南京毗盧寺講《華嚴經》三年，最後在講經的法座上坐化入涅槃。希望將來我也能學習他的榜樣，坐在法座上入滅；不過，椅子要先訂製好，像大陸的法王座旁邊都圍起來，以免摔下去了。（大家哈哈大笑！）

論文又說：「云何『無所有相』？謂無所有處無色界事分別所有相。」

論主再提問答：問「什麼是『無所有相』呢？」答是無所有處無色界事分別所有相。無色界無想定的修行，是強制自己的心不去想，好比拿大石壓抑小草，不讓它生長，生命如同枯木死灰，實在不可取！（無所有處者，即不緣一切內外境界也。謂人修禪定，既得識無邊處定已，三世心

識無量無邊，緣多則散，能破於定。即捨所緣之識，轉心緣無所有處，其心次第而入，無有雜念間隔也；所謂內外境界者，內即識無邊處，外即空無邊處也。）

【論文】

復有餘五相：一相相、二名相、三分別相、四真如相、五正智相。

【白話譯釋】

『相相』是什麼呢？好比桌子，有它特定的功用，可以用來放置東西，或用來讀書寫字，或是用來當餐桌。世間上每一個相都有它特殊的體相用。

『名相』是什麼呢？用名來代表某件事物，好比我們寫一封信或一首詩，「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語言、文字各有它的相，一首詩中就描述著眼前所見的情景，是『名相』。名中有相。

『分別相』是什麼呢？就是打妄想啦！好比想起剛才的詩中情境，打妄想打到蘇州去，聽寒山寺的鐘聲。

『真如的相』是什麼呢？是無相的，

要由『正智』去親證；『正智的相』是什麼呢？是觸證『真如』的無相智慧。所以，真如的相是正智，正智的相是真如。

【論文】

復有餘二相：一本性相、二影像相。

云何『本性相』？謂先『分別』所生，及『相』所生，共所成相。

云何『影像相』？謂遍計所起，勝解所現，非住本性相。

【白話譯釋】

論文中有了它的註解，我把它綜合起來說，「本性相」就是所謂的「依他起性」，是一切萬有諸相的本體，是客觀環境的萬有諸法；「影像相」就是我們分別心所想的印象，就是所謂的「遍計所執性」。如果詳細來講，外境的相有真相或假相，分別心裡也有真相或假相，這樣就有四種相了：①外境中實在的世界就是所謂的「真相」，②把這些境界用相機拍照下來，所呈現的就是「假相」了。好比我去美國的拉斯維加斯賭城，燈火輝煌、徹夜通明，後來又搭小飛機到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

大峽谷去，那山谷雖然很險峻奇絕，可惜滿眼所見都是光禿禿的。所以，說起來還是中國的風景最秀麗！美國西部多是沙漠地帶，因為，那裡很少下雨的緣故，山嶺也多是毛之地，山下城裡的草木綠意，都是安裝自動灑水系統在維護的。我們台灣的山滿山遍野都是草木茂盛，到處青翠可愛！③分別心的「假相」，當然是指打妄想了。④如果能夠依客觀的事實而去分析了別，所謂「如理作意」，那就是分別心的「真相」了。

【論文】

問：『名』有何行相？答：由『相』勢力，亦有種種無量行相。

又若略說有十二種：一假說名、二實事名、三種類相應名、四各別相應名、五隨德名、六假立名、七共所知名、八非共所知名、九顯了名、十不顯了名、十一總名、十二別名。

【白話譯釋】

論主再提問答：問名有什麼行相呢？

答由於『相』的力量能影響眾生的分別

心，所以有無量的行相。但如果概略地來說，可以把它歸納為十二種：名字有「真名」與「假名」的差別，好比我們看到了一隻貓，那麼這個「貓」是真名，或是牆角有一隻老鼠，這「老鼠」也是真名。如果某個人的綽號是老鼠或是貓，那麼這個「老鼠」或「貓」就是①假說名，如生活中依功用給予花瓶、盆子、桌子、椅子、：等的名稱；②事實名，如宇宙萬有、山河大地、：的名稱；③種類相應名，好比我們都是人類，是種類相應名。世界上有白種人、黑種人、黃種人，這也是種類相應名。豬、狗、牛、：等是畜牲類，也是種類相應名；④各別相應名，好比我們是佛教徒，他們是回教徒或基督教徒等各有不同宗教或團體相應的名字；⑤隨德名，好比某人是個大富翁，或是他是個大富長者，古印度稱有慈善心又有智慧的人，才堪得這個稱謂。如果沒有慈善心又沒有智慧的人，即使年紀再大也不會被尊稱為「長者」。所以，在古印度堪被尊稱為「長者」的人，必須具備三個條件：①

年紀大、㊶富有、㊷有慈善心、做很多社會公益事業，這就是隨德名、有德行之名；㊸假立名，好比我給自己取名「普力宏法師」，可是還有人放不下，質問我：「你這個『普力宏』是你自己取的呢？還是別人幫你取的呢？」我說：「我取名『普力宏』，是希望大家都能夠普遍、努力、宏揚佛法！這樣取名字可不可以呢？如果覺得懷疑，請你有空到大乘講堂來，我跟你好好談談。」世間上萬事萬物的名字，本來就是假安立的，哪裡有真名可言？我即使有一百個名字，那也沒有關係，都是假立的呀！我的目標只有努力宏揚佛法，想要幫助在家眾也能好好研究佛法，都能同得禪定、智慧、解脫，都能獲證佛教最高、最究竟的境界。既然世間諸法都假安立了名字，又何必太較真呢？㊹共所知名，是生活上大家共同認可的種種名稱，如桌子、椅子、……；㊺非共所知名，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事物名稱，好比平時大家都習慣叫我「普力宏法師」，而我身份證上的名字叫「黃培」，只有我自己知

道；㊻顯了名，世間能用語言或文字來顯了空性真理的，那只有佛法能具有如此的殊勝妙用。好比佛陀三轉四諦法輪，或佛陀講經四十九年、說法三百餘會，闡說般若妙慧、涅槃妙心、如來密意等等。《辯中邊論》說：「顯了名俗諦。」因為語言或文字是有相的，是權巧方便的（註㉑），每一個名詞就代表一種修行的法要，如十二因緣、六度、……等；㊼不顯了名，和「顯了名」相對比之下，應是指世間名言沒有辦法闡述的境界，好比「真如」一詞有無量妙義，難以用語言文字來詮表，即使說了，也難以如實闡述其中甚深義趣，或即使我們聽了也難以如實了知其中甚深義趣。真者，是真實之義，如者，是如常之義。諸法的體性離虛妄而真實，常住而不變不改。諸法的體性是無自性的空性，甚深微妙，甚深！最甚深！唯證乃知；㊽總名，好比這部《瑜伽師地論》，又好比佛法之三科：六入、十二處、十八界等大眾綱；㊾別名，好比本品（攝抉擇分品），又好比佛法三科下之色聲或眼耳等。

（註：㊹顯了名、㊼不顯了名，上師略過，編者三十五年後不揣淺陋，參考經論，加以補充，若有不妥或錯誤，敬請告知。）

【論文】

問：『分別』有何行相？答：由『相』、『名』勢力故，亦有種種無量行相。若略說者當知有七種：一有相分別、二無相分別、三於境界任運分別、四尋求分別、五伺察分別、六染污分別、七無染污分別。

【白話譯釋】

論主再提問答：問分別有什麼行相呢？答由於『相』和『名』的力量能影響眾生的分別心，所以也有無量的行相。但如果概略地來說，可以把它歸納為七種：①有相分別，是對有相的宇宙萬有所作的分別；②無相分別，是佛法對於諸法所作的種種分別，分別的目的是要把內心虛妄的遍計執遣除；③於境界任運分別，好比我們到達一個風景區，眼睛一看到，就知道它的風景很好，內心馬上對境界有種種受用的心理；④尋求分別，好比聽說峨眉山風景很好，我也想到那裡去看看。又好

比這次去美國大峽谷玩，覺得偶而玩一玩也很不錯，但是始終沒有覺得很好玩。換句話說，想要去某個地方一探究竟的尋求分別（大略地看）就生起來了；⑤伺察分別，如果想要研究真理，就一定要依靠伺察分別（細心地看，持續無間地看）。好比參禪「看話頭，看自己內心的妄想從哪裡生起來？我們講堂後面掛著達摩祖師的畫，上面落款「何處覓？」這一直反問自心「何處覓」，就是內心專注用功伺察的工夫。好好看著自己的妄想從什麼地方生起來？⑥染污分別，凡是含有我執成分的分別就是染污分別（不是指在金錢方面的貪污行為）；⑦無染污分別，就是沒有我執成分、客觀理性的分別。

【論文】

問：『真如』有何行相？答：其相不可說行相。

【白話譯釋】

論主再提問答：問真如有什麼行相呢？答真如的行相不可說。《大乘起信論》說，真如如無相的，它離言說相、離名字

相、離心緣相，所以這無相的空性真理是不可說、不可說的！無論怎麼說也說不到！

【論文】

問：『正智』有何行相？答：若出世間正智亦有其相，不可說行相。若世間出世間正智，有取安立諦行相。

【白話譯釋】

論主再提問答：問正智有什麼行相呢？答正智的行相也是不可說。這有兩種情況：①世間的正智，還有可說，因為世間的正智是可以安立的。比方佛法用種種語言文字來說四諦、十二因緣、六度萬行等佛法，這就是可以說的正智。是在度眾生方面來說，有三乘法可以說；②出世間的正智，如果正智證到了諸佛正智的本體，那就不可說了！因為諸佛的正智就是和真理達成一片的！真如是無相的，當然不可說！當正智證到第一義諦無相的真理，當然也是不可說的，這是在勝義方面不可說！

【論文】

復次，若相、若影像、若顯現、若有、若戲論、若薩迦耶、若有為、若思所造、若緣生，如是等是『相』差別。

【白話譯釋】

論主再提問答：問相有沒有差別呢？答有。有九種差別：①有外面本質的相，各有其顯色、形色等差別；②有鏡子裡的影像、照相的影像、有心中的印象等差別；③有相所顯現出來的相，好比大家都說有鬼，可是我們從來沒有親自見過，萬一鬼忽然顯現出來的話，那會令人嚇死的！有個小朋友嚇唬我，說他們七個高中同學下午四點半去新生戲院看鬼電影，看得好緊張、刺激，散場時，看到整個戲院沒有半個人，只有他們七個人，嚇得他們回到家裡都不會講話！他說剛進到戲院的時候，看到坐得滿滿的啊！原來，那些觀眾全是鬼，跟他們一起在看鬼電影。這是小孩子編的鬼故事來嚇人，到底有沒有呢？他們七個小朋友都說有；④有相，宇宙萬有都有它特別的體相用差別；⑤戲論，是沒有意義的思想或見解，或是對佛

教修行沒有絲毫幫助的言論。好比雙方辯論，甲方說有，乙方就說沒有；甲方說也有也沒有，乙方就說非有也非沒有；⑥有我見，就有我見的相；⑦有為法，它包括的範圍太多太廣了，十方法界、宇宙萬有、三界六道、佛法、…，然而佛所證的離言真如則是無為法；⑧思想有思想建構的相，思想所造作有造作出來的相；⑨有眾緣和合而生的相。以上是相的行相差別。

【論文】

若名、若想、若施設、若假言說、若世俗、若假立、若言論，如是等是『名』差別。

【白話譯釋】

論主再提問答：問名有沒有差別呢？

答有。有七種差別：①有名差別，萬物萬有都有一個相應的名字；②有想差別，用意識心去想的名字；③有施設差別，是大家共許的、方便施設的名字，好比日常生活中種種日用品的名字；④有假言說差別，用言說、文字來表達的名言，好比世

界各國有各國的語言、文字，甚至各地有各地的方言；⑤有世俗差別，世間各地各有不同的生活習慣、風土民情；⑥有假立差別，好比佛法的空假中三諦，是眾生內心的三種性德。於不動的心性假立「中」之名，亡泯三千如是而假立「空」之名，雖亡三千如是而存假立「假」之名；⑦有言論差別，世間的種種思想言論。以上是『名』的行相差別。

【論文】

若分別、若思惟、若遍計、若邪道、若邪行、若越流、若不正取，如是等是『分別』差別。

【白話譯釋】

論主再提問答：問分別有沒有差別呢？

答有。有七種差別：①分別差別，分別本身就是差別，想東想西的妄想就是差別；②思惟差別，對某件事情不斷地想，不停地分別；③遍計差別，是於所對塵境普遍地分別、計較、執著；④邪道差別，好比一貫道朋友說他絕對不相信佛教，或

是我們執著他是邪道，就有邪道的分別。

或是乩童有乩童的分別，他認為你們佛教不是真佛，因為你們的佛不會講話，我們叫玉皇上帝上身，他就附身講話，當場解除大家的疑惑；⑤邪行差別，是不符合正道的行為，好比多貪欲的行為、多瞋恚的行為、多愚癡的行為；⑥越流差別，是對於諸法不如理分別推求。好比演說佛法卻說成了其他宗教的法；⑦不正取差別，用不正當的行為取得物品，如小偷認為你們擁有那麼多東西，用也用不了那麼多，我拿一點來用有什麼關係？所以，小偷有小偷的想法，不然他為什麼去當小偷呢？好比小偷偷走了汽車裡面的音響，他自圓其說：「那一部豪華的、昂貴的汽車，我只有拿走它的音響來聽聽而已，有什麼關係呢？」以上是『分別』的行相差別。

【論文】

若真如、若實性、若諦性、若無顛倒性、若不顛倒性、若無戲論界、若無相界、若法界、若實際，如是等是『真如』差別。

【白話譯釋】

論主再提問答：問真如有沒有差別

呢？答有。（《佛地經論》說，一切法門都是真如差別之相，而真如之體非一非多，世間一切分別言說都不能辯析或詮表。）本品說有九種差別：①真如差別，真如差別就是正智，就是一一法門。真如是無相的，有什麼差別可說呢？因為有正智才能證到真如，才有真如差別可說；如果沒有正智，哪有真如差別呢？真如是第一義諦，不許商量！不可分別！如果說出來，就是差別。所以這裡說真如差別，完全是看有沒有成就正智。（真如有殊勝的意義，是無分別最勝聖智所證的境界；②實性差別，由於真如離開一切虛妄顛倒，遠離增益邊或減損邊的緣故；③諦性差別，真如之理豎窮三際、橫遍十方而不變異，真如者，真是如此；④無顛倒性差別，法住法位，真如之理絕對沒有錯謬紊亂的緣故；⑤不顛倒性差別，真如之理雖離言絕相，卻不昧因果；⑥無戲論差別，真如所顯義理必能饒益眾生，遠離無意義的名言。因此，世間

名言，無言勝有言，言必有義，義必入理；

⑦無相界差別，真如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難思難議故；⑧法界差別，真如能為一切善法所依的緣故；⑨實際差別，分析推求諸法緣生性空、性空緣生，極至於此更不可再測度的緣故。（細明體字，是上師略過的部份，因為對上師由衷地感恩與恭敬，所以不揣淺陋，參考經論，加以補充，這是自他兩利的事。相信上師一定不會怪罪吧！）

【論文】

若正智、若正慧、若正覺、若正道、若正行、若正流、若正取，如是等是『正智』差別。

論主再提問答：問正智有沒有差別

呢？答有。有七種差別：①正智差別，正智是分別，正慧也是分別，『正智』是心性具有的判斷力，判斷哪個是妄想？哪個是真如？判斷諸法的相上有無自性的空性；好比觀察眼前這張桌子它是眾因多緣和合而有，它當體就具足無自性的空性，這是「智」的妙用。②

正慧差別，「慧」是了解，好比你告訴我一個道理，我了解了桌子乃至萬法都具足無自性的空性；③正覺差別，對真如的體悟，也可以不靠他人的言說，憑藉自性本具的智慧去覺悟，萬有諸法無不在緣生當中，緣生的當體就住於無自性的空性。這也是真如差別。正覺和正道有什麼不一樣呢？在主觀的心性方面來說，是正覺；④正道差別，是就客觀方面來說，依緣生性空的道理去修、去觀，到達緣生性空的本體；⑤正行差別，用緣生性空、性空緣生去觀照諸法；⑥正流差別，雖然我的心念念像流水一樣相續不斷，但都符合緣生性空、性空緣生的觀照；⑦正取差別，內心對於外境的虛妄分別之相都不取著，處於實相無相的正念心流。以上是『正智』的行相差別。

『真如』分別與『正智』分別，只是在客觀與主觀上的差別，『真如』分別是在客觀上的行相差別，而『正智』分別則是在主觀上符合真理的觀照分別行相。

〈攝抉擇分〉今天就簡單講到這裡為止了。希望在佛法的抉擇上能夠多用『正智』分別、『真如』分別。分別是遍計執性，是不好的，但是如果能用『正智』分別、『真如』分別的話，就能無煩無惱、解脫自在。希望大家都能證到《瑜伽師地論》所說菩薩內心的境界。

今天講經功德圓滿，希望世界能夠永遠和平，佛教法輪常轉，大家都能得到佛法的利益！功德迴向廣大眾生，都能同植無上菩提的種子！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

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註釋】

註①顯了名，上師沒有進一步闡說，但查看了《辯中邊論》中說：「顯了名俗諦。」才體會顯了名的義涵。很顯然，顯了名指的就是佛法，能假借世間的名言闡述幽微奧妙、不可思議的真如妙理，尤其大乘了義的佛經，能直接讓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不顯了名，上師也沒有闡說，我個人憑著推理去體會和

顯了名相對的義涵。（當時弟子們多初皈依，上師考慮我們的程度、時間等因素，所以省略了。）

註②《辯中邊論》，是世親菩薩所造，由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翻譯。它以中道與邊見為核心，從此展開問答與闡述。中道，是真理的境界，從修行的意義上，是趣向解脫的不二法門，也揀擇人生向上、向善正確道路的智慧展現。反之，邊見則指凡夫或外道不符合真理的知見，如根本煩惱中的身見、邊見、邪見、見取見、戒禁取見。或如《中論》所破斥的有生或滅見、有斷或常見、有一或異見、有來或去見。《辯中邊論》教我們破斥邊見，邊見既然被破斥了，中道實義就彰顯了！這是《辯中邊論》教我們縝密的思辨抉擇，符合中道正知正見的訓練，由慧解進而取證佛教的果位。

釋遁倫法師集撰《瑜伽論記》卷37云：「名有何行相？答由相勢力亦有種

種無量行相者，從所詮亦有無量。假說名者，說瓶盆等名；實事名者，說色等名；種類相應名者，刹帝利等；各別名者，就刹帝利中自張王名；隨德名者，謂經師等；假立名者，如短人名長等；所知名者，蘇迷盧山、大海等名；非共所知名者，隨分別名當處自解；顯了名者，一名目一義；不顯了名者，一名目多義；總名者，蘊界處等；別名者，名色受等、眼耳等。」（註③在古印度刹帝利種，就表示他們是王公貴族。）

註④真如差別，過去我們對佛法的領解不夠，所以上師對真如差別沒有進一步闡說，我參考《佛地經論》的文字後，在上師演講文中，加以補充。我之所以這麼做，完全是出於對上師的敬愛與感恩，想讓論文更加完善的註解。編者不揣淺陋，加以補充，若有不妥或錯誤，敬請告知。

《佛地經論》卷七云：「或說九種，謂九品道除九品障所顯真如。或說十

種，謂於十地除十無明所顯真如，即十法界。如攝大乘廣辯名相，如是增數乃至窮盡，一切法門皆是真如差別之相。而真如體非一非多，分別言說皆不能辯，由離一切虛妄顛倒，假名真如。能爲一切善法所依，假名法界。離損減謗，假名實有。離增益謗，假名空無。分析推求諸法虛假，極至於此更不可度，唯此是真假名實際，是無分別最勝聖智所證境界，假名勝義。」

每一部佛經就是一種真如差別。太虛大師把佛教分成三大系統：①法界圓覺學，②法性空慧學，③法相唯識學。這就是真如差別，雖有這些差別相，但都能依之修行，證入無差別性的真如。

眾生不聽佛法，從幽冥而輾轉流轉於幽冥。如《法華經》〈化城喻品〉曰：「長夜增惡趣，減損諸天眾，從冥入於冥，永不聞佛名。」也就是說，眾生沒有無漏的智慧，所以即使造作福德將來可能上升天道，但天福享盡又將墮落；眾生如果身口意造作了惡業，將來肯定墮落

三惡道；眾生只有待無漏慧發起後，契悟中道實相，才能如實了知自心本具萬德，過去雖久劫輪迴六道，稱性功德不會減少一分，即使如今雖開悟自心實相，稱性功德不會增加一分！遠離增益邊或減損邊，符合八不中道妙義！

「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能說是因緣，善滅諸戲論。我稽首禮佛，諸說中第一。」

生活禪小品

靈活變通的智慧

孫臏初到魏國時，魏王要考查一下他的本事，以確定他是否真的有才華。一次，魏王召集眾臣，當面考查孫臏的智慧。魏王坐在寶座上，對孫臏說：

「你有什麼辦法讓我從座位上下來

嗎？」

龐涓出謀說：

「可在大王座位下生起火來。」

魏王說：「不行。」

孫臏說：

「大王坐在上面嘛，我是沒有辦法讓大王下來的。不過，大王如果是在下面，我卻有辦法讓大王坐上去。」

魏王聽了，得意洋洋地說：

「那好，」說著就從座位上走了下來，「我倒要看看你有什麼辦法讓我坐上去。」

周圍的大臣一時沒有反應過來，也都嘲笑孫臏不自量力，等著看他的洋相。這時候，孫臏卻哈哈大笑起來，說：

「我雖然無法讓大王坐上去，卻已經讓大王從座位上下來了。」

這時，大家才恍然大悟，對孫臏的才華連連稱讚。魏王也對孫臏刮目相看，孫臏很快就得到魏王的重用。

【附註】

所謂靈活變通與彈性處理，跟滑頭性格與做事沒有原則是不相同的。因時制宜，在某種特殊特定環境之內，配合需

求，設計出最好的可行方案，這就是所謂彈性處理。分明已經改了道，此路不通，還偏偏要照舊時那個法子把車開過去，這不是堅持原則，而是蠻幹。

孫臏是中國古代著名的軍事家，他的「孫臏兵法」到處蘊含著變通的哲學。在處理問題時，我們總是習慣性地按照常規思維去思考，如果我們能像孫臏那樣，學會靈活變通，那麼我們會發現「柳暗花明又一村」。

人生像登山



捷克有個名叫齊克的年輕人，酷愛登山；十八歲時，就和同伴一起攀登上歐洲第一高峰——白朗峰。後來，他們又再接再勵，先後成功登頂九座海拔超過四千公尺的歐洲山峰。當歐洲已不能滿足他們的征服慾望時，他們把目光瞄準了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瑪峰。攀登珠穆朗瑪峰需要申請簽證與批文，而且對登山運動員的申請條件和資格也比較嚴格，於是齊克求助於

擔任國際登山者協會常務理事的父親；齊克在電子郵件中對父親說：

「作為一名登山運動員，沒有征服珠穆朗瑪峰，就不算成功。」

不久，齊克收到父親的回覆；他的父親在信中給他講了一個故事：

「法國一家報紙曾舉辦過一次智力競賽，問：『如果羅浮宮失火，當時情況只可能救一幅畫，那麼你會救哪一幅？』」

多數人都說要救達文西的傳世之作——蒙娜麗莎的微笑；可是著名作家貝爾特卻說：『我要救離出口最近的那幅畫。』結果，貝爾特以最佳答案贏得金獎。」

看著父親的信，齊克陷入沉思。他讀懂了這個故事的含義，父親是想告訴他：

「奔向成功的最佳目標不是最有價值的，而是最有可能實現的那個。」

憑心而論，以他們這幫登山運動員當時的實力和裝備，征服珠穆朗瑪峰的可能性非常微小；與其光靠一腔熱情做沒有希望的事，不如先踏踏實實地奔向能夠實現的目標。於是，他對其他三個伙伴說：

「我覺得我們應該先試著征服非洲第一高峰——吉力馬札羅山，而不一定非要

一步登天呀！」

他的建議遭到了同伴們的鄙夷與不屑，被同伴們奚落為「目光短淺、胸無大志者」。結果大家不歡而散，分道揚鑣。

此後幾年，齊克先後征服了海拔五八九五公尺的吉力馬札羅山和海拔六八九三公公尺的鹽泉峰，被國際登山者協會吸收為理事，還被任命為捷克國家登山隊的副教練。二千零八年初，齊克再次實現了突破，在沒有後援的情況下，成功登上了海拔八一七二公尺的世界第七高峰——道拉吉里峰。回來後，齊克隨手翻看報紙，到處都是關於他本次登山的報導和圖片，對此，齊克已經習以為常；然而，當他看到「捷克探險報」上一則消息時，立刻驚呆了。與齊克登上道拉吉里峰的幾乎同一時間，另外三名攀登珠穆朗瑪峰者不幸遇難，在海拔八千三百公尺處墜崖身亡。沒錯，他們正是齊克以前的登山伙伴。

二千零八年六月，齊克朝著他的最高目標珠穆朗瑪峰進發，憑借嫺熟的技巧和豐富的經驗，他一步一步地朝前攀登，直達海拔八千五百公尺處。當他站在珠穆朗瑪峰的峰頂時，齊克不禁想到了長眠於山

底的同伴，百感交集，心想：

「我一度是被他們瞧不起的人，但卻達到了他們沒有達到的高度！」

【附註】

看完上面的故事，我們會發現，世間不論是在工作上甚至在修行上，我們都需要正視自己目前的能力，按部就班地慢慢改善現況，訂立目標，然後認真地去執行與追蹤，終有一天必可達成目標。在人生的道路上，我們選擇什麼或放棄什麼，這是一門藝術，有時候放棄就是得到！如果我們只盯住最高的目標，到頭來的結果，可能是跌入萬劫不復的深淵。若肯從最有可能實現的目標入手，一路攀登、一路追逐、一路學習與成長；那麼，當我們有一天站在最高峰的時候，我們會發現一件事情的成功，絕非單靠好運即可，而是需要眾多條件和關係的配合，才能成就！好比上面故事中的齊克，若不是聽從其父的教導，腳踏實地地累積相當的實力和登山的嫺熟技巧以及豐富的經驗，而只光靠滿腔的熱情，想要征服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瑪峰，是不太可能的！值得我們戒之！慎之！

三戰兩勝

孫臏，戰國時代齊國人。他的祖父孫武，著有「孫子兵法」，是春秋時代著名的軍事家。孫臏年輕的時候，曾與龐涓拜在隱士鬼谷子的門下一同學習兵法。當時魏國招募賢才，龐涓先到魏國，做了將軍，孫臏後來也到了魏國。龐涓嫉妒孫臏的才能贏過他，就用計製造孫臏私通齊國的罪狀，使他被魏王處以臏刑（去膝蓋骨的刑罰），所以後來的人都叫他孫臏。孫臏從此兩腿無力，不能行走，他的臉上還被刺上罪犯的印記。

孫臏遭遇到這樣的不幸，齊國的大臣田忌知道了，向齊威王請求暗中接回孫臏。從此孫臏就住在田忌家中當賓客，備受禮遇。當時，齊威王在空閒的時候，常常和宗族的諸公子賽馬賭錢為樂，田忌每次都賭輸。

有一天，孫臏看田忌三匹馬的馬力和齊威王的三匹馬相差不多，但卻都輸了。他就告訴田忌，他有必贏的辦法，於是他們相約隔日再賽一場，並以千金做為賭

注。第二天，孫臏告訴田忌：「三匹馬有上中下之別，以您的下駟對王的上駟，以您的上駟對王的中駟，以您的中駟對王的下駟，你雖有一敗，但必有二勝」。

田忌果然一敗兩勝，得到千金的賭注。事後田忌就把孫臏的方法告訴威王，威王對孫臏的才能就更加敬重。

西元前三四一年，魏國攻打韓國，韓國向齊國求援，齊王派田忌為將軍，孫臏為軍師救韓，並利用「減灶計」誘敵，設伏聚殲的作戰方針，造成在魏軍追擊下，齊軍士卒大批逃亡的假象，並在馬陵利用有利地形選擇齊軍中一萬名善射的弓箭手埋伏于道路兩側，規定到夜裏以火光為號，一齊放箭，並讓人把路旁一棵大樹的皮剝掉，在上面書寫「龐涓死于此樹之下」字樣。大破魏軍於馬陵，俘虜魏國太子，殺了魏軍主將龐涓，終於報了臏刑之仇。

【附註】

一次孫臏看完賽馬後，發現田忌的馬匹與齊王的馬力量相差不多，他想起王禪老祖先生（鬼谷子），讓自己與龐涓比賽吃饅頭的事。當時先生給他倆一共有五個饅頭，要求每人一手只能拿一個，吃完了才

能再拿，看誰吃得更多。先生說完，龐涓就急不可耐地一手拿了一個饅頭，狼吞虎嚥地吃起來。

而孫臏只是拿了一個饅頭，慢慢地吃。吃了這個饅頭，就把剩下的饅頭一手一個，抓了起來慢慢吃，贏了這場吃饅頭比賽。想到這裏，他對田忌說：「你明日再與齊王賭，臣可使君必勝。」

三戰兩勝的比法(最佳解答)：

我方的 劣馬 對 對方的 良馬
我方的 良馬 對 對方的 中等馬
我方的 中等馬 對 對方的 劣馬



千里之堤，潰於蟻穴

相傳中國古代臨近黃河岸邊有一片村莊，為了防止水患，農民們築起了堅實的長堤。有一天，一個年老的農民偶爾發現螞蟻窩一下子猛增了許多。他心想：「這些螞蟻窩究竟會不會影響長堤的安全呢？」

他要回村去報告，路上正好遇見了他

的兒子。他的兒子聽後不以為然地說：「那麼堅固的長堤，還害怕幾隻小小螞蟻嗎？」

隨即拉著他一起下田了。當天晚上風雨交加，黃河水暴漲。咆哮的河水從螞蟻窩開始滲透，繼而噴射，終於沖決長堤，淹沒了沿岸的大片村莊和田野。

【附註】

「千里之堤，潰於蟻穴」一語出自韓非的《韓非子·喻老》：「千丈之堤，以螞蟻之穴潰；百尋之室，以突隙之煙焚。」意思是說，一個小小的螞蟻洞，可以使千里長堤潰決。比喻小事不慎將釀成大禍。

人世間任何偉大的事業，都是由很多小事與無數的小環節組合而成的，事情的成功也都是由小到大逐漸積累的，沒有細節的積累，就不可能有大事的成功。正如古語中所說的那樣：「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因此人生中的一思一念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或許可以完全改變人的一生。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都會積少成多，積小成大。當一個人發現了自己的錯誤或過失時，就應該及時糾正和改過。各

個行業中都有許多類似的教訓。

據傳說，以前有個商人賺了一大筆錢，正騎著馬急駛在歸家的途中。離家已經不太遠了，他的僕人突然發現馬的後掌蹄鐵上掉了一顆釘子。

「別管它，反正只有六個小時的路程了。」商人一邊說，一邊繼續策馬急跑。到了中途休息的時候，僕人又一次向

商人報告：

「馬右後腿的蹄鐵已經掉了，是不是重新給它安一個新的？」

商人回答說：「算了吧！反正只剩下三個小時的路程了，馬應該能挺過去的。」

但是，繼續趕路沒過多久，那匹馬就開始一拐一拐的舉步艱難，然後馬的腳冒出了許多血水，最後終於一跛重重地跌了下去，折斷了腿骨。商人無奈只好下馬，與僕人背上背包步行回家。不僅傷了馬，還耽誤了回家的行程。

事實就是如此。在現實生活中，小的錯誤或過失如果不及時改正，最終就會慢慢釀成無法彌補的大錯。因此，誰說釘子不重要？誰說馬蹄鐵不起眼？人生中的小小錯誤是不容忽視的。

半 稱 心

浙江杭州靈隱寺內有這樣一副對

聯：「人生哪能多如意，萬事只求半稱心」。對聯語言樸實，卻富含哲理。這種「半稱心」的生活和知足常樂、隨遇而安的心態，被林語堂先生稱為「中國人所發現最健全的生活理想」。「半稱心」不是無奈和消極，而是一種豁達和智慧。

這副對聯道出了處世的真諦。其意是奉勸世人心態要寬鬆、從容、大度、豁達，把眼界放寬，心平氣和地追求「半稱心」的生活。古人說：「天下事不如人意者，十之八九。」假如事事盡如人意，那有什麼值得努力？又有什麼輝煌精彩可言呢？人生追求完美，但總會留下無盡的遺憾；然而有遺憾，才能顯出生活的本色。

人生幾十年，酸甜苦辣鹹，各種滋味都有，故稱「百味人生」。西方有句諺語：「當你選擇面對陽光，黑暗永遠在你的背後。」所以，生活裡有陽光就會有黑暗，不可能事事稱心如意。在五光十色、眼花繚亂的誘惑面前，特別是在激烈競爭、崇

尚快餐文化的今天，只有「萬事只求半稱心」，才能坦然地面對人生，淡泊地看待榮辱得失。

【附註】

老子在《道德經》上說：

「自古人生最忌滿，半貧半富半自安；半命半天半機遇，半取半捨半行善；半聾半啞半糊塗，半智半愚半聖賢；半人半我半自在，半醒半醉半神仙；半親半愛半苦樂，半俗半禪半隨緣；人生一半在於我，另外一半聽自然。」人的精神有三種比喻的境界：駱駝、獅子和嬰兒。

第一境界是駱駝，牠忍辱負重，被動地聽命於別人或命運的安排；

第二境界是獅子，把被動變成主動，由「你應該」到「我要」，一切由我主動爭取、主動負起人生責任；

第三境界是嬰兒，這是一種「我是」的狀態，活在當下，享受現在的一切。過自己的生活，不要模仿他人，即使他人再好也不要迷失自己。有一樣的天空，沒有一樣的雲彩；有一樣的大地，沒有一樣的道路；有一樣的大海，沒有一樣

的浪花；有一樣的花朵，沒有一樣的芬芳；有一樣的樹木，沒有一樣的樹葉；有一樣的夜晚，沒有一樣的夢想；有一樣的歸宿，沒有一樣的結局。

人這一輩子，機遇難同，因緣各異，一帆風順也好，跌宕起伏也罷，都是自己的命運。那些走過的，偶遇的，相逢的，別離的，都是唯一。無論處於何種境地，都不要抱怨世態，不能放棄底線，不必嫉恨他人。

不貪，慾念就少；不瞋，心就易平；不求，就常知足。遇上了，請珍惜；別過了，互道珍重。

合眾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

曾國藩從軍之初，「不妄保薦，不亂用錢」，是以人心不附。如一八五四年，曾國藩帶兵攻下武漢，僅保薦三百人，受獎人數僅占百分之三。而胡林翼攻佔武漢，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獎人數竟達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傳開，不少人認

為欲求官職投曾不如投胡，往往曾國藩挽留不住的人員，主動投奔胡林翼門下。

開始，曾國藩還以為自己德不足以服眾，後來漸漸發覺主要是保舉太少，使人感到升發無望所致。回顧往事，亦甚感對不起李元度、甘晉等同自己患難與共的僚屬，他們長期沉於下位，實與自己保舉不力有關。

其屬下趙烈文進言說：

「泰山之高，以其不棄糞壤；滄海之大，以其不拒濁流。假如誠實得不到發展的場所，將銷聲匿跡於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又肯來為吾用嗎？是以明君給人之欲，不失其意；責人之力，不求其情，故人人自以為得君頂踵思效，合眾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所以能收效也。」

曾國藩揣摩再三，一變前志。從一八五六年起，開始效法胡林翼，大保幕僚，不再拘於舊例。並且對於因資歷不符而遭議駁者，仍要力爭。因此手下人人勤勤懇懇，忠於職守，人人都有升遷之望。曾國藩門下日益兵多將廣，他漸握實權，攻克南京，滅太平天國，成其「大業」。

【附註】

共贏是大智慧，打造一支人才團隊，要顧及每個人的利益需求，「人皆為名所驅，為利所驅，尤以為勢所驅。」曲高和寡，孤家寡人，終難成事，所以，要學會照顧每個人的利益，不要主動去「代表」誰，要讓每個人的訴求獲得滿足！作為一地一部門主管，要注重在工作中發現並大膽提拔幹部，實是英明之舉，對人對自己對事業都有利。遇上這樣的好上司，進步當然快多了；遇不到明主，累個半死，到頭沒有好果子，只有寒心的份兒，叫人哪來積極性？

在曾國藩多年任官的生涯裏，有一個「合眾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行之有效的辦法，就是廣薦人才。

改過宜勇、遷善宜速

【故事一】

「聞過則喜」是歷代先賢們所推崇的，而唐太宗是中國歷史上最善於納諫的君主，為後世做出了楷模。他鼓勵進諫，

且對於指責、錯怪自己的人，給予包容並不加以責備。在大臣們提出意見或指出其過失時，他總是誠懇地說：

「卿所言誠有理，是吾思之不熟。」

當大臣們聽到有人對皇帝有錯誤指責時，就對唐太宗說：

「他這個指責是錯誤的，應當受懲罰。」

「不可以！」

「為甚麼？」

「如果我懲罰這個人，以後就沒有人敢在我面前說我的過失了。」

有聖君，有賢臣，使當時的唐朝政治清明，國泰民安，開創出一代盛世。

【故事二】

齊宣王在位時，修築大宮殿；修了三十年還沒有建成，卻沒有一個大臣進諫。這時一個叫春居的士人恐長此下去於國力有傷，冒死進見齊宣王說：

「如果國君做事不考慮百姓的承受能力，算得上賢德嗎？」

齊宣王說：「算不上！」

「現在您修建大宮殿，面積超過一百畝，宮殿有三百個門，憑齊國這麼大的國

家，建了三年還建不成。群臣卻沒有一個人敢於進諫，請問大王算得上有臣子嗎？」

齊宣王沈默片刻說：

「等於沒有臣子。」

春居又說：「我請求迴避了。」

說完掉頭走了出去。齊宣王恍然大悟，急忙起身叫道：

「春子，請回來！你為甚麼這麼晚才來勸阻我？我馬上下令停止修建宮殿。」

齊宣王又轉身對史官說：

「把這件事寫到史書，上面記載：『齊宣王喜歡修建大宮殿，很不賢德；是春子阻止了齊宣王。』」

【故事三】

專權跋扈的周厲王，以「能止謗」自喜，天下之人滿腹不平，他為了要鉗住萬民之口，甚至找人監視指責他的人；無論大臣還是平民，只要誰被告發，他就置誰於死地。導致人們在路上見了面都不敢說話，更沒有人敢議論，真做到了「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地步。三年之後，土壅而川決，國人忍無可忍，聯合起來圍攻王宮要殺周厲王，連衛士們也不願保護他。

周厲王在眾叛親離下，最後被流放到彘。

【附註】

歷史是一面鏡子，我們對待「意見」的不同態度，所得到的結果也截然不同。如同上面所舉的唐太宗和齊宣王，他們都能够在聽到諫言的當下，勇於改過，並迅速接納諫言，所以成為明君；反之，如周厲王，則自以為是，始終跳不出「自私」和「自我」的圈子，最後眾叛親離而自食惡果。

古德說：「改過宜勇、遷善宜速」，正是此意。「改過」要真正去做，而不是只停留在「後悔」的煩惱上，更不能「聞過飾非」。一個人能夠具備「改過遷善」的能力，才算是自己的主人。我們絕對要有「不害怕錯誤和過失」的勇氣，以正確的心態面對一切，從善如流，不斷昇華自己的思想境界，那麼在前進的路上，就沒有任何障礙能夠阻擋我們了。

真心的奉獻

印度有一位有錢婦人，想要捐一大筆錢給在印度行善的德蕾莎修女。德蕾莎修女沒有接受，而是與她說：

「請妳在每一次想要買新衣時，少買一件，把省下的錢捐出來。」

有錢婦人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麻煩，但仍照做。當每一次要添購新衣時，就會想到德蕾莎修女的話，少買一件，把省下来的錢捐出來。漸漸的她發現，每一次忍住欲望時，行善的喜樂也從心裡慢慢滋長。

後來德蕾莎修女跟她說：

「真心的奉獻，不是拿出多餘的，而是捨出原本擁有的。」

這故事告訴了我們，若能節制自己的欲望轉而行善，不僅能為別人帶來利益，自己的心靈也將得到充實與喜樂。

【附註】

今日有人在受苦，有人露宿街頭，有人在挨餓。我們的工作是今日的，昨日已逝，明日未臨。不要等到明日，更不要等到自己錢賺夠了，覺得有空閒了或年紀老

心平即是
弥陀

了才要來行善，錢永遠賺不夠，有心行善就會有空！等待終會落空，今日不做，明天會後悔，因為我們及他人不一定能等到明天！

一次的捐獻，不如在對方心田種下善的種子，讓對方在每次慾望念起之時，能節制慾望，並同時開出善的花朵，結出善的果實，如此既能細水長流，也能將愛一次又一次的散播出去。

而這種方法也很適合物慾很高的朋友，在每一次的消費中，省下一點錢，並將它投入存錢筒中，待一年後再打開，如此平常看不出來的小筆金錢，最後也可以聚沙成塔，累積一筆為數不少的存款。



康熙皇帝看病

據說康熙皇帝皇帝有一次得了一種怪病，宮中御醫把所有名貴藥材都用遍了，就是不見病情好轉，他一怒之下停止了用藥。這天，康熙皇帝因為病情不好心中鬱悶就微服出巡了，獨自出宮微服夜

遊，來到一條街上，發現有一個小藥鋪。此時，已是夜深人靜，小藥鋪裡卻燈火通明，還聽到那裡傳來琅琅的讀書聲。康熙皇帝心想：

「宮中御醫不過是一些庸才，沒有什麼真本事，真正的人才還是在民間。自古道：『小藥鋪內有人參。』我何不來這裡看看？」

於是，康熙皇帝便上前敲門。進屋後，康熙皇帝見一個四十多歲的人正在燭光下夜讀，猜想，他一定是這小藥鋪的郎中了。郎中見有來客夜訪，便問：

「閣下深夜造訪有何見教？」

康熙皇帝說：「深夜登門，多有冒昧。

只因我得一怪病，渾身發癢，遍體起紅點子。不知是何原因？請了好多名醫，都沒有治好，先生能不能給看一看？」

郎中說：

「好，請你脫去上衣，讓我看一看。」

康熙皇帝脫去上衣，郎中只看了一眼便說：「閣下不必擔心，你得的不是什麼大病。只是你平日吃山珍海味太多了，再加上長期吃人參，火氣上攻，因此起了紅點子，以致發癢。」

康熙皇帝問：

「此病能根治嗎？」

郎中很肯定地說：

「不難。只要用些藥就會好的。」

說著，便伸手抱起木架子上的一個罐子，鋪開一個包袱，把罐子裡的藥全部倒出來，足足有七八斤重；康熙皇帝不覺一愣，說：「先生，這麼多藥，我一次要吃多少才行？」

郎中笑道：

「這是大黃，不是讓你吃的。你拿回家去，用這八斤大黃，煮水百斤，放入缸內，等水溫適中，便入缸洗浴，少則三次，多則五次，即可痊愈。」

康熙皇帝心想：

「宮中御醫那麼多奇方妙藥都不管事，莫非他這不值錢的大黃能治好我的病？」

郎中見康熙皇帝面有疑色，便笑著說：

「閣下請放心，我決不會訛你錢財，這藥你先拿去一用，治不好病，我分文不收。」

康熙皇帝說：「好，若能治好我的病，

定有重謝。」

康熙皇帝回到宮中，按郎中所囑，如法洗浴。果然，他下到浴缸中，就頓時覺得渾身清爽、舒服，妙不可言。連洗三遍之後，竟然全身不癢，再一細看，身上的紅點子一個也沒有了。康熙皇帝十分高興，第四天又微服來到小藥鋪。郎中一見康熙皇帝面帶笑容便知他的病全好了，於是故意說：

「閣下今天是送藥錢來的？」

康熙皇帝說：

「正是。先生，你說要多少錢？」

郎中哈哈大笑，說：

「見笑了，那天晚上見你半信半疑，我才故意說治不好病分文不收，如今病好了還是分文不收。我見你氣宇非凡，只想跟你交個朋友罷了，請問，閣下尊姓大名？」

康熙皇帝微微一笑：

「學生姓黃，字天星，一介書生。」

郎中一聽高興地說道：

「我叫趙桂堂，也是一個窮書生。父親立志讓我金榜題名，光宗耀祖，可誰知天不遂人願，多次名落孫山，如今只好在

京城開一個小藥鋪，一面行醫，一面攻讀，希望有朝一日能來個魚躍龍門。」

康熙皇帝說道：

「趙兄，常言說，榜上無名，腳下有路。依你高超的醫術，我可以力薦你進宮擔任御醫，豈不是魚躍龍門了嗎？」

趙桂堂笑了笑，說：

「你錯了！我以為行醫者應為普天下百姓著想，為他們排憂解難。進皇宮當御醫，儘管享盡榮華富貴，可不能為天下老百姓治病，非我所願，醫有何益？」

康熙皇帝一聽，不禁說：「趙兄的德才令我佩服之至。仁兄，請恕我直言，既然你屢考不中，何不安下心在醫道上大展前程？」

趙桂堂說：

「我也是這麼想呀！只是行醫也非易事，我沒有這麼多的本錢，空有凌雲之志，也難有大的發展前程。老兄，你若日後發了大財，資助我一把，幫我建一座大藥堂，也算我沒有白給你的一次病。」

康熙皇帝一聽毫不猶豫地說：

「若真要建藥堂，叫什麼名字好呢？就叫『同仁堂』吧！你看這個名字怎麼

樣？」

趙桂堂見他當真，便笑著說：

「剛才我是一句玩笑話，你莫當真。再說，建大藥堂需一大筆錢，誰知道你何時才能發大財呢？這是雲彩邊上的事，遠著哩！」

康熙皇帝說：

「眼下不妨試試。」

說著從桌子上拿起筆來，順手寫了一張字條，又蓋上印章，然後說：

「趙兄，明天你到內務府衙門去一趟，那兒有我的一位朋友，說不定真能管事。」

說完，告辭而去。趙桂堂看著匆匆離去的黃先生，心想這還是個怪人呢！第二天，趙桂堂忍不住好奇地拿著字條找到內務府衙門。遞上字條不一會兒，就出來一個太監，把趙桂堂領進門內，走過一所院子後，又來到一個大屋子前，太監打開屋門，朝裡面一指說：「趙先生，這些夠不夠你的藥錢？」

趙桂堂定眼一瞧，不由大吃一驚，只見滿屋子全是白花花的銀子。他一下子呆在那兒了，這時，只聽太監說：

「趙先生，萬歲爺有旨，你給他看好了病，分文不收，他要送你一座同仁堂，你如願以償了吧！」

趙桂堂這才如夢初醒，說道：

「原來自己並不介意要跟他交個朋友的黃兄，竟是當今皇上！真後悔當初自己的荒唐，怎麼一點兒也沒有察覺出來。」

果然，沒多久，一座大藥鋪拔地而

起，取名「同仁堂」。趙桂堂搬進新居開業典禮之時，怎麼也沒想到康熙皇帝竟親自前來祝賀，慌得趙桂堂束手無策，不知如何是好。康熙皇帝笑著說：

「你莫要心慌意亂，你的藥錢我可是還上了，下次再看病，你仍得分文不收呀！」

從此之後，北京城便有了一個很有名氣的「同仁堂」大藥房。

【附註】

看了上面這則故事，讓我們瞭解到疾病治療必須對症下藥；而且藥不需特別珍貴，種類不需要多，藥量也不需要多。當然，有能力以簡單幾味藥方治療好疾病者，必定是醫術高明的人，就像故事中的

這位郎中趙桂堂一樣。同時這個故事也告訴我們：「人存善心天幫路」，我們若能心存善意，就一定能夠擁有美好的人生；若摒棄善意，我們的生命將會暗淡無光。所以，生活需要善良，做人更需要善良！一個善良的人，能真正做到「換位思考」，理解並體諒他人的感受，這是一種本性。俗話說：「愛出者愛返，福往者福來」，當我們把愛拿出來，一定也會得到愛的饋贈；當我們把福帶給別人，一定也會得到福的恩寵。由於趙桂堂無私與善良之心，最終能獲得康熙皇帝的支持，蓋了一個大藥堂，讓他能救更多的人。他的善良裡就藏著他的「貴人」，而他的貴人竟然是當朝天子。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們一定要做個善良的人，懷著「善待別人，也就是善待自己」的信念，處處為人著想，必定會有大福報。善良是人性中蘊藏的一種最柔軟，同時又是最具有力量的本質；一個善良且人品好的人，人生之路一定會越走越寬，善心待人也成全了自己。

普力金剛上師的墨寶：

喜捨即是
弥勒

慈悲即是
觀音